

登高望遠，創新出彩的《廣東簡史》

蔣述卓

盛世修史，修史則隨時代，每一次修史都是站在新的時代對歷史的一次重新認識。今年五月出版的李宜航等著的《廣東簡史》就是一部重審廣東歷史、出新出彩的史學著作。

展讀《廣東簡史》，給人最強烈的閱讀衝擊就是嶄新而宏闊的研究視野。不同於以往的廣東歷史研究，此書所持的是一種中華視野和世界視野。此書審視廣東歷史不是就廣東說廣東，而是將廣東歷史的發展放在整個中華文化發展中，講清楚廣東在中華民族融合史上的地位，講清楚廣東對中原文化的受容、包容繼而進行創新創造的過程，從而形成獨特的並且是從近代以來在一定程度上走在中華文化前列的廣東文化。還要將廣東放到世界體系中，講清楚廣東在世界貿易體系尤其是近代以來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經濟地位，以及在中西文化碰撞、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政治與文化地位。這也就是說，看廣東有「三個廣東」，即中國之廣東、亞洲之廣東、世界之廣東。登高望遠，敘事就與以往的書寫發生了根本不同。於是，我們在此書中就看到了新的章節構成：「嶺南經濟千年開發的時空進程」「族群融合與多民族格局」「環球貿易中的珠江口」「捲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近代廣東經濟」「西學東漸與廣東人的新知舊學」等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此書在領會習近平總書記此語深刻性的基礎上，明確提到書寫廣東史的思路：「國如是，省亦然」。廣東歷史的書寫不是為寫歷史而寫歷史，而是要明瞭廣東悠長歷史給廣東如今的地位打下的文化基礎，明瞭廣東自古以來就是中外貿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明瞭廣東近代

以來就是思想啟蒙與民族覺醒的搖籃，這才能更好地理解當代的改革開放為什麼最先選擇廣東，在新的時代習近平總書記為什麼着重強調廣東要走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前列。「對歷史的最好紀念，就是創造新的歷史。」《廣東簡史》「前言」裏的史學觀念就貫徹到全書之中。

登高望遠，大處着眼，《廣東簡史》給廣東畫出了明確的定位：嶺南文化中心地、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改革開放先行地、著名僑鄉。穿越時空隧道，作者在撥開層層歷史迷霧中讓廣東形象逐漸顯形。過往的《廣東通史》偏向於講社會史、思想史和文化融合史，如今的《廣東簡史》則講經濟史、貿易史、社會治理史、民族融合史、都市建設史。涵蓋面明顯擴大，視野更為開闊宏大。僅從海上貿易歷史書寫來看，其篇幅遠遠超過過去的《廣東通史》，這才能凸顯廣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的身份。從社會史書寫上看，主要是從社會治理和社會秩序角度去分析社會結構的構成和變化，這也是以往的《廣東通史》所缺乏的。都市化建設納入歷史的書寫範圍，這也是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張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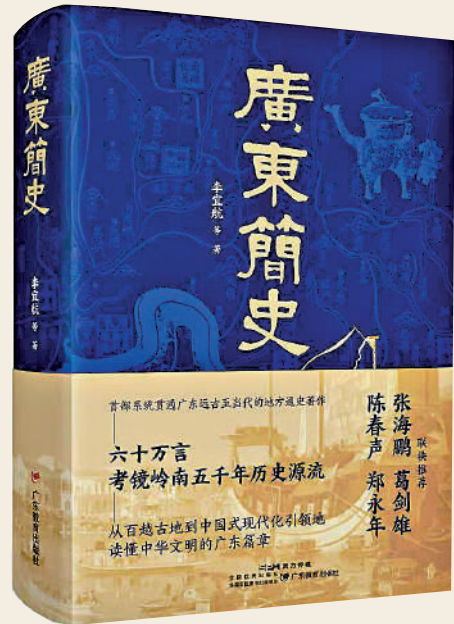
在史料選擇和處理上，《廣東簡史》能做到詳略得當，這也是它出新出彩的地方。比如在思想史方面的書寫上，它既講中原被貶官員如劉禹錫、韓愈、蘇軾等對嶺南學術文化和思想的啟蒙，又重點突出嶺南本地文化學者對中原學術文化的傳承以及開拓，而且這些人所佔的篇幅要多得多，比如提到的嶺南學者就有牟子、陳楠、白玉蟾、慧能、張九齡、崔與之、陳獻章、湛若水、方獻夫、薛侃、陳澧、朱次琦、洪仁玕、鄭觀應、康有為、梁啟超、黃遵

憲、孫中山等等。其中對「白沙心學」「甘泉學派」、「西樵理學」「王學粵軍」、康梁思想以及孫文學說做了重點闡述。在第四編「鴉片戰爭爆發至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中，還專列第四章「思想文化的異質性繁興」來闡述廣東從晚清以來的思想突破。作者用「異質性繁興」來描述這段歷史時期的思想文化，彰顯了晚清以來廣東文化給中國帶來的質的變化，這也是廣東文化之所以能最早接受西方思想並進行創造性改造與轉化，繼而創造中國新質文化的來源。關於廣東學術與思想史的書寫，讓世人看到了一個與中原文化、江南文化不一樣的廣東：既接受中原與江南文化，具有中華文化的深厚底蘊，又站在中西文化碰撞與交流的前沿，融會中西，創造出新質的現代文化。廣東

不僅不是與中原、江南隔絕的「文化沙漠」，而且是融會中原文化、江南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聚焦地和實驗地。這也為廣東從近代以來始終站在思想解放的前沿地、改革開放的實驗地、經濟發展的排頭兵，做出了文化基礎的鋪墊。

《廣東簡史》的出彩，還在於它充分吸收史學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對歷史做出實事求是的描述與評價。使用新材料也是出新的表現。比如對意大利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到澳門和廣東以及北京所採取的「知識傳教法」，給予了客觀的評價，指出他「比較能夠正確對待中國文化，對中西文化交流、文明對話和互鑒作出了重要貢獻」，「客觀上向中國傳播了西方的科學文化知識，同時又向西方介紹了中國文化」。在農業方面，此書指出廣東在明初就形成了「桑基魚塘」模式，十六世紀後半葉因國際市場對蠶絲需求增加，該模式興盛一時，這種模式被二十世紀的科學家讚嘆為「前現代高效的可持續生態農業」。還比如對明代中葉至清代的「倭患」問題，此書也根據最新的史學研究成果，指出當時中日官方貿易中止後，確實有一些日本人參與了走私貿易和掠奪活動，但另一方面，是一些中國海商有意保護自己，裝扮成日本人，轉商為寇。且「真倭」多受中國商人僱用，聽從於「假倭」。嘉靖年間更為嚴厲的海禁政策直接導致了中國商人轉商為寇，「倭患」愈演愈烈。這些都是富有新意的史學敘事。

最後，我強烈建議多讀幾遍此書的「前言」，它既為全書寫作定下了基調，鉗定了歷史站位，又提綱挈領地概括了全書出新出彩的內容，視野開闊，文字優美，為全書登高望遠的最佳篇章。



▲《廣東簡史》書封。

八大山人的遺產

南昌的八大山人紀念館，紀念畫家朱耷。朱耷，明末清初著名畫家，南昌人，字刃庵，號八大山人、驢屋、雪個，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個兒子朱權的九世孫。

朱耷的作品，署名是一大特色，他從未簽署過真名，而多用「八大山人」。他把這四個字寫得既像「哭之」，又像「笑之」，以此寄寓心中的國破之痛和家亡之恨，常常看得人哭笑不得。

生活在水火之間的朱耷，以畫山水和花鳥著稱，尤其是簡筆畫的寫意花鳥，靜觀靜修，意境悲憤蒼涼。他的人物畫是罕見的，但是名作《東坡朝雲圖》卻是十分難得，畫中描繪蘇東坡與王朝雲的恩愛場面，在梧桐樹下吟詩賦詞，夫唱婦隨，十分逼真，是一幅永傳民間的浮世行樂圖。

朱耷留存至今最負盛名的作品，是一幅十三米長的手卷《河上花圖》卷，筆觸奔放，墨色蒼莽，情節跌宕起伏，是他存世作品之精華，也是中國寫意古畫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此畫由天津博物館收藏。

逛紀念館的文創店也有意思，件件商品體現畫家的特點，連冰激凌都做得令人想到朱耷。為着簽名特色，我們買了一本有畫有空頁的冊子，欣賞畫，也在空頁上蓋章。幾十個藏品幾十個印章，一不小心蓋錯了兩個。也好，表明是我們自己蓋的，來過了。

在那裏買了一件T

恤，T恤上印着「懶得理你」四個字。付款時收銀員問我們從哪裏來，我說香港。她說「有位香港名人，前不久來江西訪問，參觀了這裏，也買了一件同款的T恤。她說，是買給她先生的。」「哦？她很忙，大概想讓先生明白，『我忙，懶得理你，你自己玩吧』。」我回道。收銀員又說，「這幾個字不是八大山人的話，是我們的設計師從他的書法中抽取出來，組合而成的。」真不錯。設計師、收銀員，現在的中國青年，很多人的素養都不錯。

大門外的池塘裏，一對天鵝引人注目，很多人觀看。牠倆背部的羽毛，長得很像八大山人的花鳥畫特點。一個管理員來了，天鵝親熱地游過去，管理員抱起牠們，親親這個摸摸那個，顧不得濕漉漉的水浸濕衣衫。

中國歷史上有很多偉大的畫家、作家、詩人，從前我知道蘇東坡、唐伯虎、李白、杜甫、鄭板橋等。這位久負盛名的八大山人，還是第一次知曉。我們的祖先，他們的藝術修養讓後人高山仰止，依賴科技的現代人，很難超越他們的意境了。



▲八大山人畫作《東坡朝雲圖》。



君子玉言
小杏

淪陷後的香港，除了恐怖，還有飢餓。「日本軍統治了十多天的香港，什麼都沒有：水電，交通，燃料，食糧，零票。」「路中心隔不了多遠，就能遇到一個惡殍，蠟黃的皮膚上呈現着深灰色的龜裂紋。」食水斷絕，人們漫山遍野尋找積蓄雨水的坑洞，「東區半山地帶，深約二尺的炮彈洞經過一夜的功夫便能滿起半坑的黃濁的山水。天方破曉，獵取這樣的黃水的人們便在滿山跑，帶着大大小小的器皿——餅乾罐、亞鉛桶、汽油箱，乃至漱口杯。」「那時只怕炮彈炸得兇。」「現在卻恨炮彈不夠多，不夠猛！」

人們住進防空洞。防空洞「有過死人以後，接連又發生了幾個病人。最初洞裏有『紅十字』還盡一下人事，設法將病人移去。但後來病者日有增加……『病人』和『好人』的界限就很難分清，『紅十字』於是也弄得束手無計。」（茅盾《劫後拾遺》）

陳寅恪一家寓居九龍太子道三六九號。他辭去港大教職，在家閒居避亂。錢糧來源皆斷，唯靠些微存糧，維持生計。全家人幾個月不沾腥葷，有時以紅薯根皮餬口，每餐亦只得半飽，偶有一隻鹹蛋，全家五人分食，如珍饈美饌。即使如此，日軍送來緊缺大米，均被陳寅恪嚴詞拒絕，他直言「寧肯餓死，也不收日偽一分一毫」。

新年之際，陳寅恪賦詩感懷：「寂寞盆花也自開，移根猶憶手親栽。雲昏霧濕春仍好，金甌元與夢未

回。乞米至今餘斷帖，埋名從古是奇才。劫灰滿眼看愁絕，坐守寒灰更可哀。太平洋戰起困居香港時作一九四二年二月——《壬午元旦對盆花感賦》」

生活幾近絕境，陳寅恪仍堅守青雲之志。日本當局派人持軍票二十萬元，委任他到上海或廣州辦學，陳寅恪以身體有病為由，一口拒絕。他說：「至精神上之苦，則有汪偽之誘迫，陳璧君（汪精衛妻子）之咒惡，北平『北京大學』之以偽幣千元月薪來餌，倭督及漢奸以二十萬軍票（港幣四十萬），託辦東亞文化會及審查教科書等，雖均已拒絕，而無旅費可以離港，甚為可憂……幾陷入絕境。」（《致傅斯年函》）亦堅持撰寫《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一書。

在朱家驊的協調下，一九四二年五月五日深夜，陳寅恪一家喬裝混上運糧船，在狂風暴雨中離開香港，到廣州後，又顛沛輾轉一個多月，終於在六月十八日抵達桂林。逃亡中「兩月未脫鞋睡覺」。

戴望舒時任《星島日報》副刊編輯。一九四二年三月，日軍將支持抗戰的戴望舒關進域多利監獄（今大館），七個星期後，經葉靈鳳等保釋才得以出獄。其間，他受盡折磨、身體殘損。香港，成了他文字淬火的熔爐，他筆下江南水鄉丁香小巷的纏綿，長出了堅硬的棱角。他不再沉溺於個人情懷的淺吟低唱，而將目光投向為家國奔走的抗戰士兵、尋常百姓，文字裏多了山河破碎的痛感、鐵骨錚錚的坦蕩。

作家小思感慨：「戴望舒的詩風在香港起了很大變化。他不再在雨巷口蹣跚沉吟。陷入日軍手中，深受折磨的他，在中環潮濕牢獄裏，用殘損

的手掌，寫下幾闕悲壯的心曲。混合了血和淚，描繪一顆赤心。剖白式的呼號，凸顯了一個寄居香港的中國人心靈。」

「你們之中的一個死了，在日本佔領地的牢裏，他懷着的深深仇恨，你們應該永遠地記憶／當你們回來，從泥土掘起他傷損的肢體，用你們勝利的歡呼把他的靈魂高高揚起／然後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曝着太陽，沐着飄風：在那暗黑潮濕的土牢，這曾是他唯一的美夢。（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獄中題壁》）

「我用殘損的手掌／摸索這廣大的土地／這一角已變成灰燼／那一角已是血和泥／這一片湖該是我的家鄉／……」

無形的手掌掠過無限的江山／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沾了陰暗／只有那遼遠的一角依然完整，溫暖，明朗，堅固而蓬勃生春／在那上面，我用殘損的手掌輕撫／像戀人的柔髮，嬰孩手中乳／我把全部的力量運在手掌／貼在上面，寄予愛和一切希望／因為只有那裏是太陽，是春／將驅逐陰暗，帶來甦生／因為只有那裏我們不像牲口一樣活／蠅蟻一樣死……／那裏，永恆的中國！」（《我用殘損的手掌》）

一月二十五日，香港淪陷一周月，薩空了終於也在這天離開香港，乘船前往澳門，然後轉赴內地。他在最後一篇香港日記中寫道：

「我相信我一定會在短期內再看到太平山，並且太平山頂飄揚的旗幟，將不再是代表任何帝國主義的旗幟，而是代表民主，自由的旗幟。」

正是這種信念，激勵着人們，告別黑暗，走向明天。

山東大學賦

岱宗巍巍，黃河湯湯。山東大學，屹立儒邦。辛丑創上庠，開新學救國之良緒；御批頒章程，樹為國儲才之宏綱。百廿薪傳，廣續其昌。踞二安詞宗之梓里，聆稷下學宮之絕唱。北枕河濟，納兩瀆之靈氣；南望泰岳，沐鄒魯之書香。西瀕樂水，汲百泉之玉液；東攬黃海，匯九派之汪洋。地靈鍾毓，人傑益彰。觀其校訓，崇學而尚氣；究其文脈，繼往而發揚；毛澤東函留校名，江澤民題詞褒獎；華西園譚共產宣言，成仿吾作校歌繞樑；聞一多紅燭寄興，舒舍予京韻流芳；梁實秋涵今博古，沈從文妙寫沅湘。馮陸高蕭，文學宗師；八馬同槽，士林宿將；書壇泰斗蔣維崧，和諧美學周來祥。哲思通變，一分为三開新境；易學精研，道貫中西貴和光；文史哲流惠四海，千期學刊垂典藏；領袖賜函屢垂詢，九州學

林奉圭璋。數理醫工，群星璀璨；王小雲，破譯密碼玄宮；潘承洞勇登數論奧堂。智能芯片，打破貿易壁壘；窮極玄理，賦能百業千行；王淦昌，兩彈一星立功勳；束星北，理論物理放光芒。童第周，中國克隆術之鼻祖；王祖農，山大微生物之濫觴。

若夫鬻舍構樑，三地同譜交響；八區戮力，共育家國棟樑。洪樓鐘聲，伴書聲朗朗；稷下廣場，開思辨風尚；趵突泉湧，漾橋井冽香；千佛晨鐘，共機械鏗鏘；軟件流碼，逐星漢潮漲；興隆山桐，引鸞鳳翱翔；天工湖畔，育大國工匠。琴島碧波，輕輕搖縹緲芸窗；吟誦潮聲，隱隱伴白鷗清唱。威海瑪山，探海洋極地遽光；日照文心，鑒峨峨燈塔指航。

小樹林朝暉沐讀，文史樓明月伴詠；博物館珍寶盈架，圖書館汗牛充棟。尼山學

堂，薪火傳燈；采薇書苑，涵詠性靈；賓根書院，跨國交融；從文書院，溫馨寧靜。

至若桃李無言，下自成蹊；英才濟濟，多士盈庭。羅榮桓投筆從戎，締造共和建殊功。臧克家鶴鳴九皋，季羨林學貫西中；東方考古，田野發掘補史闕；口語寫作，揚帆詩社開新風；經濟法學，獨家著述闢門徑；產權理論，制度假說啟新程。量子超導領先世界，凝態粒子臻抵頂峰；晶體研究琢玉生輝，金融學院妙算無窮。藍海探寶大利器，白衣抗疫真英雄。藥理名家著新論，婦產泰斗佑母嬰；齊魯醫院，國內四甲；航天群彥，科技標兵。工苑二傑，戛戛獨能；海波駁手發電，金犁鑄工破冰。真乃文理醫工交匯，兼容四海新知；古今中外貫通，化育一流精英；賢子與日月爭輝，千芳共萬木競穠。凡我在處，便是山大，母校榮耀我與

榮；氣有浩然，學無止境，崢嶸鐵骨唱大風。縱然走遍天涯海角，母校諄諄教誨永銘！

嗟乎！山大之大，非惟廣廈萬間，大樹成排；乃在大師雲集，廣納賢材。今逢新時期，立足新起點；瞻望新目標，開創新時代。一校三地，協同辦學爭創新；寰球校友，反哺母校弘文脈。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宏偉藍圖已擘畫；喬遷明水百脈新區，雄關萬道從頭邁。憶往昔，崢嶸歲月，勳業卓著；瞻明天，只爭朝夕，再創未來！詩云：

百廿征程燦紫霞，岱雲海日映丹崖。學承往聖闢新城，賦耀群星育蓓葩。黃河擂鼓催新舸，岳色送嵐潤物華。盛世同心鑄偉業，自強自立報國家！

為山東大學一百二十四周年校慶所作